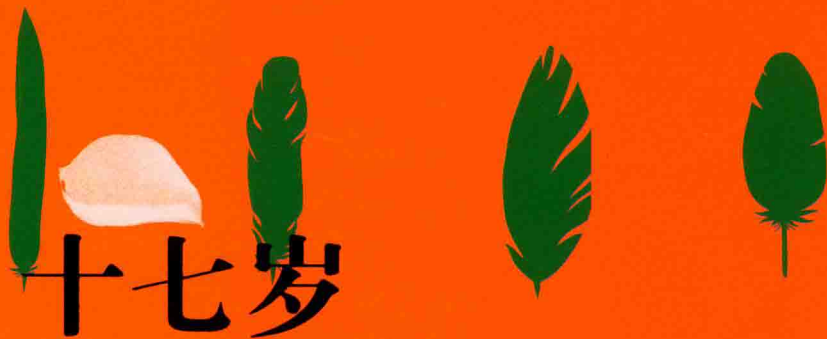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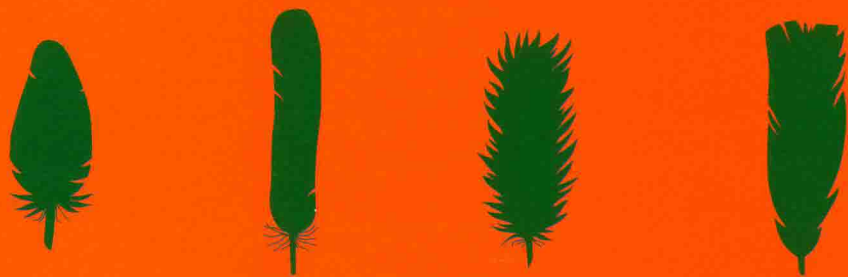


路内 著



十七岁的 轻骑兵

so
young



非虚构

路内 著

十七岁
的
轻骑兵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七岁的轻骑兵/路内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02-013565-3

I. ①十… II. ①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3517号

责任编辑 赵 萍 樊晓哲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校对 李晓静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48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7.375 插页1
印 数 1-20000
版 次 2018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565-3
定 价 4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次

四十乌鸦鏖战记

001

驮一个女孩去莫镇

019

一九九〇年的圣诞节

031

你是魔女

043

妖怪打排球

057

偷书人

081

刀臀

093

十七岁送姐姐出门

109

没有谁是无辜的

129

赏金猎手之爱

139

为那污秽凄苦的时光

167

为闷闷写下的六页纸

185

终局

211



四十乌鸦鏖战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四十乌鸦 鏖战记

我们所有的人，每一个，都他妈的差点冻死在一九九一年的冬天。

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瘦了吧唧的，除了猪大肠是个脑垂体分泌异常的巨胖。而那一年冬天，即使是猪大肠都他妈的差点冻死了。

这个班级一共四十个男生，学的是机械维修，没有女孩儿。全天下的女孩儿在那一年都消失了，经过了两年技校生涯，我们都变成了青少年性苦闷，随时都可能崩溃，每一分钟都是忍耐着进入下一分钟。而那一年冬天异常的冷，冷到你什么都想不起来，连女孩儿都不想了。

四十个男生骑着自行车到郊外的装配厂去实习，装配厂在很远的地方，从城里骑到装配厂，相继看到楼房，平房，城墙，运河，农田，公路，最后是塔。塔在很远的山上，过了那山就是采石场，关犯人的。阔逼他哥哥就在那里干活，黄毛的叔叔在里面做狱警。我们到了装配厂就跳下车子，一阵稀里哗啦把车停在工厂的车棚里。出了车棚，看到那塔仍然在很远的地方。

进去头一天我们就把食堂蒸饭间给端了，那里有很多工人带的饭菜，放在一个像电冰箱一样

的柜子里蒸，这玩意儿叫什么名字反正我也懒得考证了，中午时候，工人到柜子里去取饭菜，各取各的。头一天我们都没带饭菜，跑到食堂里一看，那儿的饭菜都吃不起，四十个人跑到柜子那儿，端起饭盒搪瓷茶缸，十分钟之内全部扫空。那会儿工人还正慢慢腾腾地往食堂这儿走呢。

吃完这顿，装配厂的厂长差点给我们班主任跪下来。

养不起你们这四十个混蛋，你们请回吧。

班主任差点给厂长跪下来。

无论如何让他们实习这两个月，保证不抢东西吃，保证老老实实的。

然后就把带头偷吃的阔逼给处分了，阔逼背了一个处分，有生之年只能去饲料厂上班了。

我跟铁和尚合吃了一个粉红色的搪瓷茶缸，那天是冬笋炖蹄髈，其他人吃得都不如我们，他们都不想去揭开一个粉红色的茶缸，不知道为什么。

吃完我们反正就溜了，记得粉红色茶缸上还有一串葡萄图案，挺好看的。

在冬天来临之前，车间主任让我们去擦窗，告诉我们，有裂纹的玻璃一律都敲碎了。这样他就可以申请换新玻璃。车间里的窗玻璃大部分都有裂纹，也能挡风，无非是不够美观罢了。四十个男生举着四十把榔头一通胡敲，窗玻璃全都被砸烂了，风吹了进来，车间主任

觉得有点冷，跑到总务科去申请领五十块玻璃，总务科把申请单扔了出来。

于是这个冬天车间里连一块玻璃都没有，工人骂骂咧咧糊报纸，冷空气南下之前外面下了一场雨，报纸全烂了，再后来就没有人愿意去糊窗户了，情愿都冻着。

坏日子都是出自情愿，而好日子要看运气。

四十个男生守着一辆小推车，要用这辆推车把至少十个立方的污泥运到厂外面去。没有铲子，连簸箕都没有。八十个眼睛连同偶尔的几个眼镜片子一起瞪视着十个立方的污泥，起初还能用手捡几块土坷垃，扔进推车里，后来没法捡了，泥土如新鲜的牛粪。四十个男生蹲在污泥旁边，抽烟，打闹，做俯卧撑。我一个人推着小推车，想把仅有的一点土坷垃运到厂门口去，迎面来了一辆叉车，躲闪不及，摞下推车就跑，叉车正撞在小推车上，发出一声巨响，两个车轱辘像大号杠铃一样朝我们滚来，剩下一个铁皮车斗崩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开叉车的女工，吓得脸色潮红，跳下车子对我们破口大骂。

小推车没有了，我们抽烟。下班前车间主任扛着一把铁锹过来，让我们加班把污泥运走，看见那辆小推车，也傻了眼。我们骑着自行车呼啸而去。

那是冷空气来临的第一天，有什么东西呼啦一下收缩起来，脸上的皮都紧了。四十个男生都穿着单衫，其实也没多大差别，你要是骑自行车在一九九一年的冬天跑来跑去，那所有的棉袄都挡不住。

猪大肠刚跳上自行车，两个气门芯像子弹一样射了出来。猪大肠有二百五十斤重，是个畸形儿，二八凤凰的轮胎也受不住他跳上跳下的。我们都走了，剩下他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回到了城里，修自行车的小摊一个都不见，猪大肠得了肺炎，他不用来实习了。

四十减一。出于方便起见，还是算四十个，猪大肠即使死了我们也会给他留一副碗筷的。

我们四十个人，坐在灰扑扑的车间里。外面下雪了，天色阴沉如一块白铁皮，车间里某些地方还亮着橙色的灯光，那可能是车床的灯，或者钻床，或者刨床，或者铣床。四十个人全都没搞清什么是车床什么是刨床。灯光晃眼，我们派烟，抽的是红塔山。

工人们都缩在休息室里，里面有个炉子，架着一个水壶在烧水。里面很暖和，但我们四十个人进不去，我们只能蹲在风口，捡了一些草包铺在地上，有人坐着，有人躺着，没多久就冻得神志模糊。为了清醒一下，我们建议把卵七的裤子扒下来，卵七本人也没有抗议，当他想抗议的时候，裤子已经不见了。卵七光着屁股，用草包做了一条类似夏威夷草裙的东西，围在腰里，满世界找他的裤子。后来鸡眼走到卵七身后，用打火机点燃了他的草裙。

这个游戏做完以后，我们和卵七都觉得很暖和。

这四十个人之中，杨瘸是戴眼镜的，杨瘸擅长画画，这门手艺是他从爷爷手里学来的，他爷爷大概是个画糖人的。杨瘸用一支炭棒在

墙上画了个裸女，和真人一比一的比例，乳晕有铜板那么大，这件艺术品让我们肃然起敬，全都倒退三米，眯着眼睛看画。杨痿说，画得越大，越震撼，你们看到的黄色图片都只有巴掌大，这是不具备艺术冲击力的。

老咪勃起了，可怜的老咪，看到炭棒画都会勃起。

雪下了好几天。好几天的时间，四十个男生都穿着深灰色的工作服，蹲在仓库区的棚子下面，那地方挡雪，但不挡风。我们决定派一个学生代表，去跟厂里交涉，要求给一间有墙壁的房间。最后是班长九妹妹，带着团员杠头，两个人去打电话给班主任，说我们实在冻得受不了啦。班主任说，要学习一下坚守在祖国边疆的战士嘛。

这时我们在仓库区冻得像一群刚从水里捞起来的乌鸦，先是感觉自己的耳朵不存在了，然后是鼻子，然后是脚趾，渐渐地我把全身上下都交付给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带着我穿过大雪，走到了一个类似海岬的地方。除了心脏还在跳，其他器官都停顿了。

九妹妹和杠头打完电话，在厂门口喝了一碗热豆浆，让自己暖和一点，又在豆浆店里抽了几根烟，再跑回来找我们。两个人都吓傻了，那仓库棚子塌了，铁架子和油毡拌在雪里，有点像巧克力圣代。

是火罐干的，火罐等九妹妹和杠头，等了很久，我们都快冻睡着了，火罐一个人在雪地里跑步，跑得兴起，一脚踹在工棚柱子上。听见吱吱咯咯的声音，好像煤矿塌方之前的动静。我们全都醒了，趁着年轻

腿脚便利，呼啦一声跑了出去。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工棚被大雪压塌了。

你应该庆幸那是一杯巧克力圣代而不是他妈的草莓圣代。

四十个男生中最狠、最强、最有背景的灭绝老大大在逃跑时滑了一跤，也不严重，两个门牙磕飞了。可悲的是这两个门牙曾经被人打下来过一次，磕飞掉的是后来补上去的，那不是门牙，全是钱。如果仅仅是门牙，他也许就不会那么难过了。

下班前我们都去职工澡堂洗澡，让自己稍微暖和一点，澡堂里很安静，装配厂的职工一个都不见。我们脱光了，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冲进去，大水池是干的，只能去洗淋浴，拧开水龙头，莲蓬头喘息了几下，流出像前列腺增生一样细细的一股凉水。

四十个光屁股的人，对着四个莲蓬头，每十个人排成一队，阳具被寒冷揉成袖珍，鸡皮疙瘩贴着鸡皮疙瘩。如果给我一把枪，我愿意把装配厂所有的工人都打死。

四十个男生就是四十把枪，有机枪，步枪，手枪，射鱼枪，红缨枪……射程与火力不同，目的是一样的。

现在这四十个人排着队，向古塔那边走去，天还是阴的，到底有多少天没见到太阳，我都想不起来了。塔看起来很近，但真要走过去，就如同在梦中脱一个女孩的衣服，怎么也脱不完，怎么也走不到。

看见河了，河面上结着冰，冰到底厚不厚，我们谁也不敢保证，但是桥确实在很远的地方。我们决定从冰面上走过去。不可能四十个

人一起走，推选毛猴子做斥候，毛猴子不乐意，我们把他的车钥匙掏了出来，扔到了河对岸。毛猴子破口大骂，紧跟着他被按倒，脚下的旅游鞋被扒下，扔了过去，这样他就只能穿着袜子从冰面上跳过去了。毛猴子轻盈地踏上冰面，跳芭蕾一样，闪啊闪的，样子很贱地过去了。

路上一个人都没有。雪又开始下了，我们决定回去。

毛猴子在对岸大喊，没问题，都过来吧。一边喊一边找钥匙和鞋子，又喊，我操，我还有一个鞋子呢。

大马拎着另外一个旅游鞋，喊道，还有一个鞋子在这儿，我们先回去了，你自己过来拿吧。说完把鞋子挂在了光秃秃的树枝上。

走过农业中专，那学校没有围墙，看见一群男孩在雪中踢足球。痰孟决定去抢一个足球过来玩，我们一字排开蹲在路边，每人叼一根香烟，给痰孟压阵。痰孟想了想，觉得这四十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真打起来可能会袖手旁观，也可能会一哄而上，不是他痰孟被人打死，就是他痰孟带头去打死别人，这两种结果都不太好接受。抢足球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在农业中专那儿仍然能看见那座塔，我知道爬上塔就可以看到更远处的采石场。现在我们只能蹲在路边眺望着塔，我们离它更远了，但在视线中它并没有变得更小。雪下大了，它只是模糊于雪中。

在不同的季节你会爱上不同的女孩，我对那些永远只爱一种男人的女人表示不屑。这肯定不是口味问题，而是她们的审美出现了偏

差。不同的女孩会被我在不同的季节爱上，这一定律也适用于后面那三十九个混蛋。

比如在遥远的夏天，你会爱上重点中学的女孩，也会爱上语文老师那个瘦瘦的有着好看嘴唇的女儿，或者是一个拎着西瓜刀的女流氓，可是在一个快要冻成傻子的冬天，四十个形影不离的男生是四十只营养不良的乌鸦，在凡·高的画中飞过，即使没有死亡，也带着不祥之气。这样的冬天，四十只乌鸦可能会爱上一个稻草人女孩。

稻草人女孩打着一把折叠小伞，顶着雪，从我们眼前经过。我觉得她是一“朵”女孩。

肖鸡说她就是自己的梦中情人。肖鸡穿着过于肥大的深灰色工作服，他大概只有一米五的身高，你给他一把鸡毛掸子，他能直接当拖把用。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领一件大号的工作服，也许是贪图布料比较多？肖鸡的梦中情人，我们只当是一件大号的工作服。后来大屎跑过去，差不多钻到人家伞底下，把稻草人女孩吓了一跳，大屎撒了欢地跑回来报告，说那女孩美得一塌糊涂，我们学校的团支部书记跟她比起来简直就是一块辣鸡翅。

哈巴赵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爱上了一个女孩，先摸摸自己的鸡巴，它要是没勃起，那就说明你可能是真的爱上她了。

第二次看见她，她从对面走来。每一个人都把手伸到自己裤子里，于是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爱上了稻草人女孩。

她可能是科员，她这么无所事事地在厂里走，工作服干干净净的，

戴着一副白色皮手套，全世界的商店里都找不到白色皮手套。四十个男生决定跟踪她，这次不会有人来做斥候了，四十个人只能一起行动，他们跟在稻草人女孩身后，她往前走，四十个人也往前走，她停下，四十个人假装抽烟，她去食堂，四十个人蹲在食堂门口。如你这一生有幸被四十个男孩尾行，但愿如此，等大家都死了以后，我们会变成四十个乌鸦停在你的墓碑上。

最后她走进了废品仓库，她是废品仓库的管理员。

有一天我跑进食堂，看见稻草人女孩在吃饭，她有一个小小的铝制饭盒，还有一个粉红色的茶缸，上面印着好看的葡萄图案。原来我吃过她的冬笋炖蹄髈。

没注意到她少了一根手指。

车间主任指着我们说，你们他妈的连个车床都不会玩，车出来的东西全他妈的是废品，当心把自己手指头车进去，跟废品仓库那妞一样。我们一起看着他，问，那女的手指头没了吗？车间主任说，她原先是个车工，手指头车掉了。

这不算什么，在轴承厂，一年能车下来一碗手指头。不管是美女还是丑女，手指头车下来了就都是一样的了。

这不算什么，稻草人女孩缺了一根手指头很寻常。

飞机头连电影票都买好了，本来想请她去看电影的，后来他把电影票给了我和屁精方。下班之前，飞机头又反悔了，说他还是想请那女孩去看电影。飞机头太他妈的纯情了，我很同情他，把电影票还给

了他，但是屁精方，那个王八蛋把电影票弄丢了。飞机头捏着唯一的那张电影票，再后来的事情就没有人知道了。

装配厂在市郊，骑车得一个半小时才能到。我妈妈说，一个男人，每天骑自行车超过两个小时，就会得不孕症。我期盼着自己得不孕症，这样和女孩做爱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怀孕了。我不知道去哪里找避孕物。

当然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女孩。

瘟生带了一盒录像带，瘟生家里就是干这个的，出租录像带。我们在他爸爸的店里看过了至少一百部港片，至少二百部三级片，有时也能看到顶级的，但那不能在店里看，得去瘟生家里，得请他吃饭。四十个男生同时看毛片的场面，也有过那么一两次，我只记得秃鸟跑进了厕所里，把门反锁上，同时要求我们把音量开大，再开大。

瘟生带来的录像带，在冬天根本不起什么作用，我们已经冻成了四十个螺蛳，小便时都想蹲下来。瘟生很伤自尊，就说，这不是你们以前看过的，这片子都是女的主演的。

喂喂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两个女的主演的色情片，难道不需要男性吗。

瘟生说这种事情你们根本不懂。

录像带是一罐密封的扣肉，我们是想吃扣肉的四十个乌鸦。它黑沉沉地摆在我们眼前，想象力被限制住了。

下午，我们在厂区闲逛，看到一个通风口，像小坟墩一样藏在电

焊车间后面的枯草丛中。通风口上的木制百叶窗已经被砸烂了，里面是一口深井，我们可以下去试试看，抓了小癞就往下扔。小癞说，求你们别他妈的扔，我自己下去还不行吗，有梯子的。

小癞到了下面，喊道，有个通道，不知道去哪里的，太黑了，什么都看不见。

剩下的那些人，在上面看不到小癞，只听见他的声音，觉得很好奇，胆大的陆续都下去了，中等胆量的也下去了。最后是胆小的，在电焊车间后面冻得一跳一跳的，也决定下去。四十个人不可能都站在深井里，最前面的由小癞带领着向通道里走去，后面的人跟上，打火机一个接一个亮了起来。

我们走进了一个地下舞厅。

每个厂都有舞厅，装配厂的舞厅是地下室，位于地上的入口就在传达室边上，总是锁着，还有一个看门老头守在旁边。听说一个月开放一次，仅供厂内职工使用。

大脸猫找到了电闸，往上一推，走廊里的小灯亮了，再打开各处开关，舞池里的大灯也亮了。我们不敢去碰激光灯，怕惊动了上面的人。舞厅里很暖和，很多人造革坐垫的椅子，很多热水瓶，杯子，正对舞池的地方放着一个硕大的电视机，搞不清几英寸的，后面的DJ台上有各类音控设备。

四十个人搬了四十把椅子，坐那儿抽烟。

排骨说，真他妈的想不明白，既然有这么舒服的人造革坐垫椅子，

为什么那帮车间里的工人还非要坐铁椅子。

其实这个道理很清楚，人造革坐垫椅子是享受时候用的，铁椅子是工作时候用的，享受的时候你不应该坐铁椅子，工作的时候，你不应该坐人造革坐垫椅子。但是排骨这么一说，我也有点糊涂了，你坐了一个月的铁椅子，在车间里吃灰，听噪音，然后在某一个晚上钻到地下室来坐人造革坐垫椅子，吃茶，听音乐，跳舞。这样的生活，你很满足。

乌鸦们不能理解。

瘟生走到 DJ 台那里，捣鼓了一通，把书包里的录像带塞进了录像机里，把电视机打开。一阵稀里哗啦，女人和女人出现在屏幕上。瘟生对杨痿说，你不是说越大越震撼吗，给你们看个大的。

瘟生把音量调得极低，怕被上面的看门老头听见了。老头对这种声音都非常敏感的。这很麻烦，离近了 we 只能看到画面的局部，离远了又什么都听不清。这是一堂非常特别的生理卫生课，我印象中这四十个男生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因为安静，让人误以为是肃穆了。

看完之后，我们把电器都关了，让舞厅恢复原样，地上的烟头是没办法处理了，只能让它们留在那里。从黑漆漆的通道里出去，二鬼子一直在背后顶着我，那滋味非常难受，刚看过女人和女人的录像，我就要体会男人和男人的感受。二鬼子说他也没办法，出不了火，他那玩意儿就会一直顶着，等会儿出去了插在雪地里，看能不能软下去一点。